

石川啄木和六便士

文·莫日白

石川啄木不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大人物，但他打破了日本三十一音一行的定例，开创了短歌的新形式，对日本诗歌发展有重要贡献。周作人很喜欢他，早在1920年代就翻译了他的作品。石川所生活的20世纪初前后二三十年间，也是日本社会的转型时期，对他有直接刺激。而且如庵所说，石川是一个没来得及成熟就死掉的人，他把一个人年轻时代所遭遇到的很多生活中的不如意，几乎都写过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读他的诗，几乎每一首都打动了。



《事物的味道，我尝得太早了》
副标题：石川啄木诗歌集
作者：石川啄木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译者：周作人
出版时间：2016年5月

我看到了他心里的“恶魔”

有个朋友问我：“你自己为什么不写作？”我给这个朋友的回答是：“我没法成为一个写作者。”

我复述了一段威廉·福克纳的话，那是在《巴黎评论》里看到的。福克纳说：“艺术家是由恶魔所驱使的生物，他不知恶魔为什么选中了他，而且他常常也忙得无暇顾及其原因。他完全是超道德的，因为为了完成作品，他将向任何人和每一个人进行抢劫、借用、乞求或者偷窃……作家只对他的艺术负有责任。他如果是好作家的话，那就会是完全冷酷无情的。他有一个梦，这梦令他极为痛苦，他必须摆脱掉，只有在把梦摆脱掉时才能得到平静。为了把梦写出，一切都越出船舷进入海中：荣誉、自尊、面子、安全、幸福、一切。如果一位作家必须抢劫他母亲的话，

他不会犹豫的……”

巴尔加斯·略萨在《中国套盒：致一位青年小说家》里，也用很多篇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略萨说：“文学抱负不是消遣，不是体育，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。它是一种专心致志、具有排他性的献身，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，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——让它的牺牲者（心甘情愿的牺牲者）变成奴隶……文学抱负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，正如侵入人体的长长的寄生虫一样。”

福克纳所说的“由恶魔所驱使的生物”，其实在很多小说里都会成为主角。比如毛姆笔下，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的主人公查理斯·斯特里克兰德，那个以高更为原型的人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斯特里克兰德，你多半会认为这家伙是个混蛋，是个恶棍，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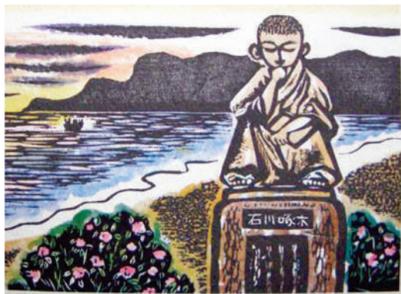
为他无端抛弃了十七年的结发妻子和两个孩子，以最恶毒的方式对待他的“恩人”，并且毫不以为耻。

当我在心里问自己“你为什么不写作”时，我其实是在问自己“你能否被那样的恶魔驱使”。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。这决定了我目前只能成为一本书的读者和编辑，而不是写作者。

我喜欢那些能够释放心里的恶魔，跟随心里的魔鬼去驰骋的写作者，石川啄木即是其一。我对于石川啄木作品的印象，都是由周作人的译文里得来的。当我读到石川啄木的诗歌时，我看到了他心里的恶魔，看到了毛姆、聚斯金德、福克纳心中的恶魔。从石川啄木的文字里，我能得到一种短暂的慰藉，那是一种和自己内心永远无法消解的空虚和悲哀相契合的慰藉。



石川啄木与妻子的结婚照



以石川啄木为题材的近代日本明信片

文学少年迷失在东京的丛林中

用这样一句话介绍石川啄木，或许你就能很快了解他所处的时代：他比鲁迅小五岁，比周作人小一岁，比胡适年长五岁。不过，他的生命比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这三位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要短暂得多，他只活了27岁。

石川啄木是一个僧侣的儿子，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，一家人始终过着很清苦的生活。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住持，石川的童年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他从小早慧，被视为“神童”，由于是独子，一直得到家人宠溺，养成了一种任性自我的性情。少时因求学之故，他也曾离家，有过寄人篱下的生活。石川啄木在中学时就成立文学社，开始努力写诗，以“麦羊”为笔名，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作品。不过，石川一直对学

业没什么兴趣，在只剩最后一个学期毕业时选择了退学，带着老师赠送给他的一套书，满腔热血地去了东京。

没有学历，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石川，很快就体会到了大城市里丛林般的残酷。他的文学天才并不足以让他果腹，很快就贫病交加。石川的父亲得知消息，只好把寺庙里的杉树砍了，换作路费，才把他接回老家。在家休养的这一年，19岁的石川啄木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那个女孩。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与石川结婚了。

石川啄木并不能安于平稳的生活。他第二次来到东京，希望能出版自己的诗集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父亲因为被卷入派系斗争，失去了住持的工作。石川一家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此时的石川尚不知情，仍然在

东京四处奔走，结识作家，并且受到欢迎。

二十岁时，石川啄木的第一部作品《憧憬》出版了。这部略显稚嫩的诗集，是石川啄木在东京闯荡的成果，却并不能解决他长期的吃饭问题。他不得不再次离开，返回家乡。他尝试过创办文学刊物，担任主编，请父亲来做发行，并且邀请了不少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投稿。可惜这份刊物只出版了一期，而且给石川增加了欠债。他和家人不得不开始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这时候，女儿来到了人世，而父亲因为难以忍受村民的敌视，负气离家出走。石川在学校的教职也难以维持，只好抛家弃子，独自去了北海道，希望能重新立足。略微安定下来后，他把妻女和老母亲接来居住，一家人总算团圆了。

在放荡与疾病中困倦地“睡”了

石川开始做兼职记者，同时从事文学工作。他的工作与生活刚有起色，一场大火却把报社烧毁，他的前途又陷入渺茫之中。

石川又开始了独自漂泊的生活，并且第三次去东京闯荡，憧憬着自己能靠小说创作获得一份收入。1908年，石川极为佩服和推崇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国木田独步病逝，让他有了物伤其类之感。他开始想到自己的生死问题。他的小说创作陷入瓶颈，债务也越来越多，近于绝望的他，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。他不顾自己欠债越来

越多，开始频繁出入声色场所，沉迷于肉欲之中。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里，石川写道，这是自己“最大胆、最露骨、最深刻、最广泛地品尝人生的喜怒哀乐”。

此时的石川，人生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他的儿子出生后，不到一个月就夭折，妻子也患病，他自己的病情也日益严重。母亲也病倒了。女儿也患上了肺炎。一家人全都在病中挣扎。他在写给好友友枝果的信中说：“近来补养的钱已经用光，而且，写点什么的勇气也没了。人世间变得实在无聊。”

微心情段子手

文·杨富波

在网络时代，读天才而短命的石川啄木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这些短歌，恍然间觉得好像是在读朋友圈里友人的小段子：这不是那个潇洒到说走就走的小忧伤吗？这不是那个失恋了N次却依旧自觉纯情可人的小伙伴吗？这不是那个天天抱怨加班累到吐血单身狗吗？

越是读下去，越不觉得石川是个离我们很远的大作家，他就是一个段子手——只是，这些段子不带颜色，写下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心情。这些心情很小很小，小到连“小”字都冠不住，不如称它们是“微心情”吧。石川写下的这种微心情，乃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。我常常觉得，只有在生活于现代文明中的都市人，才会有这种破碎的、颓废的、失去了生命力又渗透着生命感的情绪。

我觉得这些诗中的颓唐和伤感，融合了普遍的青春气息和独特的日本味道。青春气息很好领会，因为它们毕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写的，这个年岁的人，对生命的感触最容易走上伤感一途，因为他们此时都生命感最敏锐，最活跃，最富于幻想也最易于幻想破灭。不过，我们读这些短小的诗，体会最深的，还是它的日本味道。这种迷离感伤的情绪，和川端康成笔下的凄美相仿佛，是典型的日本式生命体验：凄凉，低回，转瞬即逝，然而美！这美是含蓄的，节制的，轻盈的，微弱的，甚至可以说病态的。

李泽厚先生曾经从文化心理的角度，论述过日本的这种美学情调。他说的日本人有浓厚的“惜生崇死”的文化心理，表现在文艺作品中，则“……这里更多是纯粹私人的、内心自我的、自然情欲的。酒店流连、酗酒胡闹、自然主义、‘肉身文学’、‘私小说’、‘私人日记’等等，成了日本文化的表层特征。不必问道德价值、理性意义，真实描绘出生活和感觉即美，即使是痛苦、悲惨、丑恶、无聊也无妨，即使是主观的瞬刻或客观的片段也无妨。其实，这不就是对生命的万分珍惜、放纵和爱恋么？因此，在这里，感情和感觉更为开放、自由和浪漫，也更为多情和极端敏感。各种虐人、自虐、病态、多愁善感甚至野蛮冲动都以其坚韧地追求细致、纯粹、精巧和完满，而成为美的形态。”

“描绘出生活和感觉即美”，太对了！（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里，就有这种美，它从一个一百年前的不幸的年轻人心里流出来，却仿佛来自我们的一个朋友。

石川诗选

对着大海独自一人，
预备哭上七八天，
这样走出了家门。
——《一握砂·3》

在这一天，
我匍匐在砂山的砂上，
回忆着遥远的初恋的苦恼。
——《一握砂·6》

玩要着背了母亲
觉得太轻了，哭了起来，
没有走上三步。
——《一握砂·14》

在拥挤的电车的一角里，
缩着身子，
每晚每晚我的可怜啊。
——《一握砂·21》

见好就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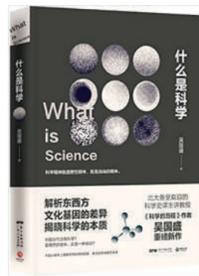
《飞越冥王星》

虽然已被开除出太阳系大行星的行列，但冥王星在太阳系中的实际位置从来没有改变过。2015年7月14日，这颗人类知之甚少行星再次成为焦点——“新视野号”探测器抵达最接近冥王星的位置。2016年另一颗耀眼的“星”——萨根奖获得者郑永春在书中将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历史事实相结合，全面生动地介绍了太阳系新大陆、冥王星的发现过程、探索冥王星的科学价值、“新视野号”的技术参数和设计过程等内容。他想告诉读者：关注太阳系行星的发展过程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。郑永春文风也蛮幽默。

作者：郑永春
出版社：浙江教育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6年7月

《什么是科学》

“什么是科学”，是个看上去有些无聊的小问题，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大问题。现今国人对科学概念其实误区颇多，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，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。吴国盛被称为“北大超级热门课程”主讲，可谓专注解释“科学是什么”这个问题N多年。他在本书里再次告诉大家：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19世纪以后的现象，科学起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，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。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，对力量的追求、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。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，中国古代并无科学。在博物学的意义上，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。



作者：吴国盛
出版社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6年8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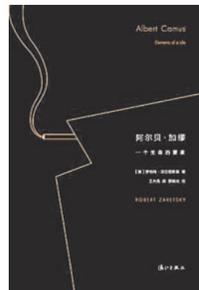
《鬼子来了：现代中国之惑》

这是杨奎松首部专栏作品集。近代以来，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就是“鬼子来了”，不仅有“日本鬼子”，还有“西洋鬼子”。在异质文明的冲击下，中国的沿海和内地、城市和乡村、精英与民众，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，在行为、观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出现了悬隔、碰撞，社会乱象丛生、矛盾层出不穷，甚至时至今日仍在进行时中。所以今人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。中国近现代以来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，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，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。——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，那就是现代化。

出版社：广西师大出版社
作者：杨奎松
出版时间：2016年7月

《阿尔贝·加缪：一个生命的要素》

这是关于加缪的一本简洁有力的思想传记。它聚焦加缪作为一位作家、一位知识分子，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四个重要事件，截取了加缪作为记者、审判者、论战者、缄默者的四种身份，思考了阿尔贝·加缪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，又何以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。作者是休斯敦大学荣誉学院法国史教授，在加缪研究界有一席之地。他试图解答围绕在加缪身上的疑问和正义，但同时保留着自己的批判权。



作者：罗伯特·泽拉塔斯基(美)
出版社：漓江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6年7月



《从历史中醒来：孙机谈中国古文物》

这是文物学家孙机在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之后又推出的一部著作。他从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三重价值，全面整体地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古文物。

举凡历史时期的动物、饮食、武备、科技、佛教艺术，乃至杂项等中国古文物，都能一一复原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，帮助读者通晓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常识。本书以饶有趣味的专题立篇，考证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又引人入胜。另外，书中200余幅线图也都出自作者手绘，颇有可看之处。

作者：孙机
出版社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出版年：2016年8月